

## 第一章 用錢換庇護

「姊姊！姊姊！」

蘇窈被吵得頭疼，睜開眼便看見一個白得放光的小可愛拉著自己的手不住的搖晃著，看到她睜眼，小可愛擦著臉上眼淚，歡喜的叫道：「姊姊醒啦！姊姊醒啦！」蘇窈扶著額頭坐了起來，腦海中多了許多不屬於自己的記憶，她突然意識到一件事，難道她穿越了？不就是熬了一夜趕報告，怎麼就穿了呢？她可是公司的金牌業務，還等著拿豐厚的年終獎金呢！

原主是蘇家大房的嫡女，父母剛剛亡故，一個月以來她憂傷過度神志恍惚，方才在水池邊看魚，背後突然多了一隻手猛的一推，她掉進了水裡。當眾人手忙腳亂的把人從水裡撈出來，芯子已經換成了現在的蘇窈。

坐在床上的蘇窈微微眯了眯眼睛，這可是一筆人命帳呢！

原主性子綿軟，她蘇窈可不是任人揉捏的主兒！

「大姑娘，喝杯薑茶吧？」丫鬟綠兒端了茶水過來，氣憤的說：「奴婢方才瞧見環兒姑娘就站在大姑娘身後，說不準就是她將姑娘推下水的！」

蘇環兒是二房的嫡女，原先在大房說話都不敢大聲，如今也敢在她面前吆五喝六了。

「姊姊，喝茶！」才六歲的小可愛踮著腳尖從綠兒手裡接過茶水，也不怕燙，輕輕吹了吹，這才端到她面前。

眼前這雪白可愛的小男孩穿著一襲白色小袍子，額頭上還綁著一條白色的布帶，正是原主的弟弟，六歲的蘇騰。看到他，蘇窈心裡生出親近感，不由得伸手撫了撫他的頭頂。

她接過茶盞喝了一口，渾身暖和了許多。她跟弟弟一樣也是一身雪白，因為他們還在孝期。

蘇氏乃是京城富商，她家是蘇家大房，掌著蘇家的生意，可一個月前商船沉了，大房夫婦雙亡，只留下偌大的家產和一對兒女，於是蘇家二房、三房都湊了過來。原本不過是幫大房打打下手的人，如今如狼似虎對大房蠶食鯨吞。

如今，大房家產被刮分得差不多，只差一枚鑰匙。據說蘇窈母親朱氏的嫁妝非常豐厚，裡頭的金銀珠寶古董字畫值許多金銀，除了蘇窈，沒人知道那嫁妝在哪裡，只是聽說有那麼一把鑰匙鎖著那些嫁妝。

「啣，從姊醒了？」蘇環兒十五歲，容貌寡淡，卻穿著一件撒花豆綠錦裙，頭上戴著好幾樣珠翠，看向蘇窈的眼神滿是挑釁。

當她的目光落在梳粧檯上，被上頭一支紅玉簪子給吸引住了，伸手就攥入掌中，豪不遲疑的插在自己的髮髻上，笑吟吟的說：「妳如今重孝，反正也戴不上這紅色簪子，還不如給我，我年紀比妳小，戴著更好看。」

綠兒忙道：「環兒姑娘，這房裡已經被你們拿得沒什麼值錢的東西了，這簪子是夫人留下的，您不能拿走！」

「啪！」一個響亮的耳光落在綠兒的臉上，蘇環兒冷聲喝道：「我堂堂嫡女面前還輪不到妳一個丫鬟撒野，給我滾一邊去！」

綠兒捂著臉紅著眼，最終還是默默退到了一邊。這府裡如今做主的是二房，若她硬槓，只會被趕出去。

蘇騰看到這一幕，嚇得緊緊靠在蘇窈的身邊。

蘇窈輕輕撫了撫他的小肩膀，對上蘇環兒得意的眼時，她淡淡一笑，「從妹，簪子戴歪了，我幫妳正一正？」

蘇環兒輕笑一聲，蘇窈這綿軟性子果然沒用，便是她親手推她下水，她又拿她怎麼樣呢？

她還真坐到床前的繡墩子上，準備享受她的服務，卻沒想到一個響亮的耳光響起，她的右臉火辣辣的疼。

「妳打我？妳敢打我？」蘇環兒捂著臉跳了起來，不可置信的望著蘇窈，「妳.....妳一定是瘋了！」

「不問自取謂之偷。做妹妹的沒規矩，髒手到處伸，我這做姊姊的不能教訓？若論蘇家家法，偷東西的懲罰可不僅僅一巴掌！」蘇窈冷著臉說。

綠兒瞪圓了眼睛，姑娘好威風！可是這性子不像平日軟綿綿的姑娘啊，難道是落水受了刺激？

蘇環兒氣得直跺腳，尖聲叫道：「蘇窈！妳以為妳還有倚仗嗎？我清楚明白的告訴妳，妳什麼都沒有了！妳什麼都不是！妳爹娘死了！妳的家產都沒了！妳那個侯爺未婚夫幾年來對妳不聞不問，妳父母過世也沒來看一眼，妳到底在得意什麼！我告訴妳，我如今跟戶部郎中家定了親，能攀高枝的不止妳一個了！明日我定叫母親把妳嫁給一個瘸腿的窮鬼，妳一輩子就會變成一個笑話！」

蘇窈靜靜的聽著，等她說完，才嘲諷的拋出一句話，「蘇環兒，妳都不照鏡子的嗎？像妳這種要才沒才，要貌沒貌，郎中家的兒子怕是瞎了眼才會看上妳吧。」

「妳妳.....」蘇環兒氣得渾身發抖，可蘇窈伶牙俐齒，她真的說不過，便要衝上去打她，卻被一人用力扯住。

「鬧什麼？」女人冷聲喝道：「沒瞧見窈兒剛醒嗎？」

蘇環兒震驚的回頭，竟然發現扯住自己的是自己的娘！她什麼時候在乎過蘇窈？高顴骨的褐衣婦人將女兒扯開，身後跟著一個圓胖的女人，正是蘇家二房三房的主母陳氏和許氏。

蘇環兒指著床上的女子控訴道：「娘、三嬸，她打我！」

「閉嘴！」陳氏眸光微寒低聲喝道。

她瞧見女兒臉上的紅腫，只當做沒看見，面不改色的坐在床前的繡花墩子上，和氣的說：「窈兒醒了就好，待會兒讓大夫開個方子給妳好好調養調養。只是妳該知道當家才知柴米貴，如今鋪子做買賣艱難，需要錢周轉啊！」

「現下最要緊的還是妳手中的那枚鑰匙，鑰匙一日不交給二嬸，二嬸心裡不踏實。妳年紀小，不知道那嫁妝的重要性，妳趕緊交給二嬸，讓二嬸渡過難關，剩下的二嬸替妳好好保管，日後妳嫁人才能有些體面啊！」

蘇窈心道，妳本可以直接搶的，卻還肯費這麼多口舌，當真是不容易。

「那鑰匙嘛.....」蘇窈揉了揉額角，露出為難之色，「我依稀記得我娘提過，的確

是好大一筆金銀呢，只是我這記性……」

陳氏喜不自禁，眼底閃爍著貪婪的光芒，「記起來了？在哪兒？」

「我原本記起來了，只可惜……」她望著蘇環兒，眼底閃過一絲惡意，「昨兒落了水，腦子又糊塗了。」

陳氏頓時惱了，回頭怒瞪蘇環兒一眼。這臭丫頭，自作主張專壞她事兒，萬一蘇窈真出事了，那鑰匙找誰要去？如今最要緊的就是哄鑰匙到手。

「昨兒站在水池邊，好像有人從背後推了我一把，我心裡氣啊，要是這口氣不順，恐怕想不起來呢！」蘇窈裝模作樣的撫了撫心口。

蘇環兒氣憤的指著她，「妳在說什麼？昨兒明明是妳自己站在水池邊，我只是路過，妳哪隻眼睛看到我推妳了……」

蘇窈恍然大悟的嚷道：「原來真是妳啊！我都沒說是妳呢，妳這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？我落水時身後就站了妳一個人，不是妳難道是鬼啊？今兒要是不能出了這口氣，我的腦子會越發糊塗的，鑰匙啊什麼的全都記不得了。」

「妳……」蘇環兒氣得一噎。

「環兒，過來，給姊姊下跪認錯。」陳氏冷聲命令。她看出來了，蘇窈是故意的，想要得到鑰匙，先得消了她心裡的這口氣。

蘇環兒不可置信的望著母親。

許氏也勸道：「環兒快下跪吧，等妳姊姊順了這口氣，不就什麼事兒都沒了？到底是妳做錯了，該罰。」

蘇環兒委屈極了，眼圈都紅了，可她也知道在她們的眼裡女兒比不上成堆的金銀重要。

她「撲通」一聲跪在床前，不服氣的囁嚅道：「我錯了。」

蘇窈故意歪著頭聽，「聲音太小，我聽不清。」

「我錯了！」蘇環兒大吼一聲，委屈的淚水嘩嘩的滾落。

蘇窈微微勾唇，驀地伸手拔下她頭上的紅玉簪子放入袖中，沉聲道：「妳記住，不是自己的東西妳沒資格覬覦，覬覦的人最終不會有什麼好下場。」

這話落下，滿場沉默，陳氏和許氏神色變幻不定，這話不只是說給環兒聽的，也是說給她們聽的。這丫頭，心眼何時變得這麼多了？

解決了蘇環兒，接下來便是陳氏和許氏。

「二嬸、三嬸，我因為落水身體確實不適，不過鑰匙的事情我也有了頭緒，我保證明日定會給妳們一個交代。」說著，裝模作樣地咳了幾聲。

她既已這般表態，兩人反倒不好再相逼。

陳氏鬆了一口氣，笑道：「今兒窈兒身體不適，我們就別吵她，明日再來吧。」

屋裡終於清淨了，蘇窈的眼神沉了下來。

綠兒關了房門，輕聲勸道：「姑娘若是記得那鑰匙，千萬不要輕易說出來，咱們大房已經不剩什麼了，若是連夫人的嫁妝都沒了，以後還怎麼過日子啊！」

蘇窈淡淡道：「妳放心，我心裡有數。」如今大房只剩下他們三個人相依為命，其他服侍的丫鬟婆子全都被發賣了。

「姊姊，」小傢伙扁著嘴搖晃著她的手，嚷道：「壞人……她們壞人……姊姊不怕，阿騰保護姊姊！」

蘇窈摸了摸他嫩嫩的小臉，溫柔的說：「阿騰不怕，姊姊也不怕，壞人有惡報的！」她思忖良久，終於做了一個決定，起身吩咐綠兒，「拿文房四寶，我要寫一封信。」

「那丫頭寫了一封信？」陳氏一直派人緊盯著蘇窈，這丫頭這個月來都渾渾噩噩的，不知怎麼著今天事兒多了起來，還寫信？

「給誰的？」

「給安遠侯府的。」

陳氏愣了一下，隨即笑了，「她還真是病急亂投醫，人家堂堂侯爺會理她才怪。把信放出去，我倒要看看她能有什麼本事撬得動安遠侯崔凜！」

誰人不知她這個訂婚名存實亡。人家崔家是未發跡的時候跟蘇家定的親，雖說蘇家有錢，可是人家崔凜如今憑著赫赫軍功已經位居安遠侯，配郡主都行，怎會搭理一個商戶女？

兩家已經有多年沒有往來，逢年過節也不見崔家派人過來問候一聲，大老爺屢次想去退婚，可想到安遠侯的名聲，那位可是百萬敵軍中直取敵方主帥首級的主兒，就怕他一怒之下剝了自己，頓時上門退親的膽量都沒有了，一來二去事情便耽誤下來了。

蘇窈的爹都不敢上侯府的門，蘇窈一封信，安遠侯就能接她去成親？真是笑話！陳氏低聲對身邊的嬖嬖說：「我看這事兒不能再耽擱了，既然現在那丫頭知道鑰匙的眉目，妳去警告她一下，若是乖乖說出來就罷了，不然……她該知道後果。」王嬖嬖是她的心腹，深知道她心裡的打算，鄭重的點了點頭。

東院裡，少女立在院中看著天邊的彩霞，她一襲白衣，烏髮如墨，站在芍藥花旁，素淡之中更顯容色豔麗，半點不輸盛開的嬌花。

蘇騰在和綠兒蹴鞠，小短腿搗騰個不停，歡快的叫鬧著。果然是年紀小不知愁，父母沒了，但他還有長姊，有了長姊的庇護，他便什麼都不怕。

可蘇窈要想的卻很多。對於他們姊弟來說，這宅子只剩下一座空宅，一日不離開，就要一日受兩房的盤剝算計。等搶完了他們所有的財產，最後一定會把她「賣」一個好價錢。真是一群吃人不吐骨頭的狼！

他們想要的鑰匙就掛在她的脖子上，但它看起來並不像一把鑰匙，而是一塊朱雀玉佩。原主倒不是骨頭硬，而是並不知道鑰匙在哪兒。

不過蘇窈回憶起朱氏給她這玉佩時交代的話，便篤定這玉佩就是那枚鑰匙。

朱氏曾經說過這玉佩性命攸關，是她最後的本錢。本錢不就是嫁妝嗎？

她拿下玉佩仔細看過，後面刻了兩個字——太平，太平旁邊有一個太陽圖案，正是京城太平錢莊的徽章，她立即明白朱氏的嫁妝在太平錢莊，憑著這塊玉佩去領取。所以她脖子上的玉佩就是二房三房一直要找的鑰匙。

從外頭進來一個打扮得體的嬖嬖，手裡拿著一個托盤，裡頭擱著新鮮的水果，笑

咪咪的向著蘇窈而來。

「姑娘，莊子裡剛到的果子，姑娘可要尝尝？」

托盤送過來，蘇窈抬手拿了一顆杏子嗅了嗅，散發著淡淡果香。

「嬈嬈辛苦了。」

王嬈嬈輕笑，「姑娘，奴婢過來傳二夫人一句話，如今騰少爺大了，該是時候進學了，等姑娘找到鑰匙交給夫人，夫人也好安心安排騰少爺去族學裡上學。姑娘大概不知道，像騰少爺這樣失去雙親的，在族學裡容易受人欺負，姑娘應該不想騰少爺受人欺負吧？畢竟他年紀還小呢！」她意味深長的盯著蘇窈的眼睛，那眼神裡的惡毒如同一隻遊走的毒蛇。

蘇窈知道陳氏在威脅她，如果她不交出鑰匙，有得是法子將蘇嬈搓圓捏扁，一個六歲的孩子能受得了什麼折磨，一個不小心就沒命了。

少女唇角浮起一絲冷意，掂了掂手中的杏子，說：「妳去回二孀，我已經知道鑰匙在哪裡了，明日自會告知，如今我姊弟倆還仰仗著二孀過活，又怎會讓她失望呢？」

王嬈嬈一笑，將托盤擱在院中的石桌上，「姑娘可真是個通情達理的人，這話奴婢會轉告給二夫人，騰少爺也定會得到妥善的照顧。」

人走之後，綠兒擔憂的問：「姑娘，這下如何是好？」嫁妝鑰匙要是交出去，他們就真的一無所有了。

「收拾東西，今晚就走。」蘇窈面沉如水，當機立斷的說。原主落水，命都沒了，如今他們三個孤女幼兒，群狼環伺，哪還能坐以待斃？

「啊？」綠兒大吃一驚，「走？往哪裡走？」

這裡是他們的家，大夫人的娘家在千里之外，也不剩什麼人了，那麼遠他們幾個怎麼去得了？除了二房三房，京城再無別的親戚。

「安遠侯府。」

綠兒頓時傻眼，安遠侯府雖然也在京城，可是……真的就這麼去嗎？

安遠侯崔凜今日收到一封意外的信。

書房之中亮著淡黃的燈光，他看著信上娟秀的字跡，想像不出這字跡的主人究竟是什麼模樣。

崔凜蹙了蹙墨眉，多年沒聽人提及，他幾乎都快忘了這麼一號人。那是父親替他定下的婚事，他都不知道蘇家姑娘是圓是扁，盲婚啞嫁，似乎對彼此都不公平，這婚本該要退的。

多年之後，這位未婚妻突然給他來了這麼一封信，信中提及她父母雙亡，帶著幼弟無人做主，被親戚盤剝，請侯府庇護。

他陷入了沉思，這姑娘倒給他出了一個難題。

「侯爺！」親隨六安進來稟告，眼中閃爍著八卦的光芒，「您的未婚妻蘇姑娘求見。」

崔凜驀地抬眼，眼瞳震動，「未婚妻？她.....在哪兒？」

「人已經到了門外了。」

崔凜墨眸微暗，沉沉道：「把人帶去前廳。」

前廳之中站著三人，蘇窈披著一件素白披風，裹著窈窕的身段，只露出一張尖尖的雪白小臉和烏黑如雲的頭髮，她的手中牽著滿眼好奇的蘇騰，身後跟著背著一個大包袱的綠兒。

原本東院被兩房看得牢牢的，只是誰也沒想到他們會趁夜鑽狗洞出來。

「姑娘，這安遠侯府似乎也沒傳聞的那般好嘛。」綠兒低聲說。看起來忒樸素，比起他們蘇家還不如呢。不說別的，就這蠟燭，他們蘇家到了晚上，大廳裡兒臂粗的蠟燭能點上兩行十二支，可侯府怎麼才點了兩支啊？

蘇窈低斥，「別瞎說，小心讓人聽見。」

腳步聲傳來，蘇窈一轉頭便看到門口進來一個人。

來人身形高大筆挺，著一襲墨色錦袍，玉冠束髮金帶纏腰，眉如劍眸如星，整個人散發著強大的壓迫感，彷彿一把散發著銳光的寶刀。

蘇窈沒想到安遠侯如此年輕英俊，她還以為是個鬍子拉碴的粗漢。

崔凜看到她時顯然也愣了一下。原本以為商戶女必定滿身銅臭，此女竟然一點都看不出，若不是知道她的身分，肯定以為她是哪個官宦人家的千金。

他收回目光，走到廳中的太師椅坐下，雙手交握抵在下頷，涼涼的看著蘇窈。

「妳身為女子卻深夜登門，於禮不合。」

「侯爺說的是，小女子也知道於禮不合，」蘇窈不卑不亢的行了一禮，「若非情非得已，小女子也不會帶著幼弟深夜投奔侯府。」

崔凜凝眸望著她，被如狼似虎的親戚逼迫到如此地步，一般女子早該失了主心骨做出一副搖尾乞憐的模樣，她倒好，一雙眼清明如水，沒有一點狼狽的樣子。但這女子他斷然不會留，本要退婚的兩家怎可再做糾纏？給她租個宅子，派兩個護衛，也算是仁至義盡，對得起父親當年的承諾了。

「蘇姑娘，念著兩家昔日的情分，本侯可以提供妳宅子，派兩個護衛，僅此而已。」

蘇窈聽得明白，他的意思是要退婚。她不是原主，心中自然毫無波動，因為她也沒想過要嫁給他。

「侯爺，可否借一步說話？」女子凝眸望著他，烏黑的眸子裡倒映出燭光，一張白皙的小臉彷彿覆上了動人的霞色。

崔凜眯了眯眼，對六安擺了擺手。

六安是個機靈的，對蘇窈笑道：「蘇姑娘，那小的先帶蘇公子下去安置了。」

蘇騰噙著小嘴拉著她的袖子，委屈巴巴的說：「是不是這裡也住不得了？又要走？阿騰累了，不想走了。」

蘇窈安撫他，「你放心，姊姊定會讓你安心。」

她看了綠兒一眼，綠兒會意，牽著小傢伙跟著六安向外走去。

廳中只剩下兩人，崔凜站了起來，雙手負在身後，看向她的眼底帶著幾分探究。

莫不是趁著無人，這位姑娘想施展美人計？他心中冷笑，若是覺得美人計對他有用，那可真是找錯人了，他堂堂軍侯豈會被美色所惑？

蘇窈伸手，似乎要摘下肩頭的披風……

崔凜眼皮一跳，真來？

只見她俐落的摘下披風，露出一身白裙。

崔凜一愣，恍然想起她的父母雙亡不過一個月，她如此冷靜的站在這裡已是不易，這樣的女子又怎會使用美人計？

「我想跟侯爺做個交易。」她從懷中取出一個精緻的白玉珠算盤，這是她藏起來為數不多的寶貝之一。

崔凜驚訝的看到她在自己面前開始扒拉算盤。

「侯爺每年俸祿七百兩，若是我記得沒錯，侯府總共養著六十護衛府兵，二十名下人，按照一般侯府開支計算，每年最少……」

崔凜心中一跳，這丫頭居然對侯府的開支一清二楚，恐怕帳房先生都沒她清楚。

「除去侯府各項開支，還有京中的人情往來、老夫人的壽宴出遊、看戲請戲班子；侯爺對於下屬的撫恤支出也算在其中；再者，近兩年來京城乾旱，普遍田莊收成減少三成以上，想必侯府也不例外，所以……」

崔凜皺眉，「所以什麼？」

「所以，」蘇窈櫻紅的唇角浮起一絲淡笑，「侯府如今帳上恐怕已是入不敷出了。不知道小女子說錯沒有？」

原主對這位冷漠的未婚夫其實異常上心，但凡侯府的消息和帳目都記下來了，而蘇窈過目不忘，翻看那些資料時都記在心中，再者她雖為業務卻是財經系出身，稍加分析便對侯府的經濟狀況瞭若指掌。

崔凜十指握緊，磨了磨牙，雖然她的帳未必算得十分準確，卻也大差不差，可當著他的面揭他的短，他安遠侯不要面子的嗎？

「大膽！」他冷聲喝道：「妳一個商賈之女居然敢窺探安遠侯府的內務，居心何在！」

蘇窈從容解釋道：「侯爺有所不知，蘇家在京城商鋪繁多，侯府經常採買的幾家都是蘇家的鋪子，雖然都是些雜七雜八的小東西，可也能看出府中的狀況。不巧，小女子生來過目不忘，因此這些帳目加起來，不必窺探，略算一算，也能將貴府的帳目算個七七八八。」

崔凜一怔，方才算帳時，那些數字一串串的從她口裡說出來，她卻完全沒看帳本，如此記憶當真是驚人。

「我說的交易，便是在侯府租住一年，至於這住宿的費用，自然是我自己出，尋常有錢人家租住一年大約要二十兩銀子，可這裡是侯府，我就算個五十兩，另外，我院中還要聘請府中丫鬟、雜役外加護衛各數人，每人月錢我自付一一」

蘇窈話還沒說完便被崔凜打斷。

他眸色如冰，「妳的意思是本侯連替妳租個院子都租不起，還要貪圖妳的租金？」

蘇窈淡淡道：「侯爺，我話還沒說完呢。聽聞侯爺每個月都要撥出一筆數目不小

的撫恤金，若是錢不到位，孤兒寡母的可是沒飯吃。這個月的撫恤金侯爺可準備好了？」

崔凜心中一緊，十指緊握，這丫頭到底哪裡來的消息，怎麼連他每個月給下屬家眷遺孤的撫恤金都知道？他一年的俸祿不過七百兩，每個月撥出一百兩不是小數目，這個月就快到月中了，可是撫恤金還沒有著落。

朝廷撫恤金微薄，根本不夠過活，那些死去的都是他曾經並肩作戰的兄弟，他怎忍心看他們的孤兒寡母過苦日子？可侯府財政吃緊，的確有些窘迫。

「蘇姑娘不去當細作當真是可惜了。」他沒好氣的說。

蘇窈道：「侯爺，您不剋扣軍餉，不貪汙受賄，著實讓小女子佩服，若非田莊收成不好，想必撫恤金也是能拿得出來的。若侯爺答應跟我交易，我可以保證以後侯爺絕對不會缺少撫恤金，別人收五分利息，而我只收一分。您看如何？」

崔凜唇角抽了抽，說什麼借住，倒成了他的債主。

「還有，一年之後我自會跟侯爺退婚，你娶我嫁各不相干。」女子慧黠的雙眼望著男子。談判的條件足夠優渥，她就不信他不動心，作為曾經的金牌業務，這點自信她還是有的。

崔凜凝眸，走到她跟前，低頭看著她，少女如泉水一般的眸子裡倒映出他的樣子。他雙唇緊抿，此刻的心情並不愉悅，生平第一次被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丫頭拿捏，想做他的債主，她有這個本錢嗎？

「妳不是被那些親戚盤剝得早已不剩什麼了嗎，拿什麼跟我做交易？」低沉的聲音響起，灼熱的氣息噴吐在她的耳畔，男人的語氣帶著滿滿的嘲弄。

「自然是有本錢才說這種話。」蘇窈後退一步拉開兩人的距離，手中卻多了一塊閃亮亮的金餅，在燭光中散發著耀眼的光芒，「侯爺，這塊金餅足足十兩，不知道是否夠這個月的撫恤金呢？」

崔凜驚訝的看著她手中的金餅，狠狠磨了磨牙，該死，他真的動心了！與其去外頭借五分利息的銀子，為何不選擇一分的利息？何況以他侯爺的身分，也拉不下臉去跟那些面目醜惡的放貸人借錢。

「若是一塊不夠，我這裡還有一塊。」她又從袖中掏出一塊金餅，兩塊金餅捏在她的手中，光芒熠熠。

崔凜深吸一口氣，咬了咬牙，「好，一年為期。」一年之後或許田莊收成好了，或許陛下有恩賞，便不必再向人借錢了。

「只是這件事只妳我二人知道，不許告訴第三個人！」他安遠侯找一個商戶女借錢，傳出去丟不起這張臉。

蘇窈眼前一亮，露出笑容，「侯爺大義，小女子的嘴巴素來很嚴的，保守客戶的祕密是我們做商人的本分。既然如此，侯爺一言既出駟馬難追！」

「本侯從來一言九鼎。」崔凜冰涼的看著她。

蘇窈愉快的勾了勾唇，將一塊金餅塞到他的手中，「小女子自然不會認為侯爺會賴帳，明日我便會擬定書契，請侯爺按手印。小女子告退了。」

說罷，她收好白玉小算盤，不緊不慢的繫好披風，邁著輕快的腳步出了前廳。

望著她離去的背影，崔凜墨眸黑沉，這哪裡是未婚妻，分明是個祖宗！夜風吹拂著少女的臉畔，帶來幾許涼意。蘇窈走得很快，迫不及待的想將這個好消息告訴綠兒和蘇騰。他們終於可以有一個安住的地方了，住在安遠侯府，蘇家的人不敢動他們。

一年之後，京中該處理的事情應該也都處理完了，跟崔凜解除婚約之後，是離開還是留在京城再做打算。

幸好原主在枕頭裡藏著兩塊金餅，不然今日還真沒東西糊弄安遠侯，至於以後要付的那些錢，她必須去太平錢莊走一遭。賭一把，希望她娘真的留了一筆錢。

「我們真的可以在這裡住一年？」蘇騰開心極了，因為他喜歡這個地方，這裡安靜、寬闊，不像蘇家，彷彿到處都有盯著人的眼睛。雖然他小，卻很敏感。

他還喜歡那位威風的姊夫，扯著姊姊的手說：「姊姊，姊夫好威風！阿騰長大以後也要長得像姊夫那樣高大威武，還要拿得起大槍，扛得動大刀。」

蘇窈看著弟弟這小胳膊小腿的，不由得笑了，「傻瓜，學那些武夫有什麼好的？有的武夫睡覺前都不洗澡的，一身汗味多臭啊！以後阿騰好好讀書，考個狀元，姊姊才高興呢。」

聽到這話，小傢伙點頭，信心滿滿的說：「姊姊放心，我以後一定考個狀元給姊姊看！」

蘇窈不禁樂了，小傢伙真是惹人疼。

綠兒卻有些憂心，「若是蘇家的人來要人怎麼辦？侯爺會把我們交出去嗎？」

蘇窈冷笑，「要人？那我倒要看看他們是吃了熊心還是豹子膽。」

安遠侯赫赫威名京城誰人不知？沙場之上如同煞神，刀下所過亡魂何止萬千？他一不貪汙二不攀附，掙得軍侯之位憑的就是一腔孤膽熱血，皇親國戚的面子他都未必肯給，何況是那些宵小？

她拍了拍綠兒的肩膀，「這一年且安心住下，即便妳不信我，也該信安遠侯的名聲。」

## 第二章 太平錢莊新東家

第二天一早，管事給姊弟倆準備了一個安靜而整潔的院子。蘇窈瞧著這院子著實比蘇家住的要「樸實」許多，不由得勾了勾唇，果然不出她所料，侯府的財政的確緊張。

不過這院子足夠寬敞，足夠安靜，沒什麼亂七八糟的人打擾，雖然簡樸，但還是比蘇家的好多了。

她讓綠兒收拾房間，自己帶著蘇騰去了崔老夫人的院子。正好侯爺的寡嫂吳氏帶著兒子崔子安也來看老夫人，倒也不必多走路，都見著了。

侯府如今只住著崔凜的祖母、大嫂和侄子，他的父兄早年戰死了，隨後母親病逝。崔老夫人今年六十有餘，除了眼神不好，身子還健朗。自打崔凜父母去世之後，都是崔老夫人親自照顧他，崔凜對崔老夫人十分孝順，即便手頭吃緊，但在吃穿用度方面都不會短了崔老夫人。

崔老夫人住的玉安堂比起別處要精緻華麗得多。

「妳就是蘇窈？」崔老夫人乍一看到蘇窈便很歡喜，她眼神不好，叫蘇窈到了近前，仔仔細細從頭到腳看了一回，十分滿意的點頭，「不愧是我兒子定的親事，果然好眼光，瞧瞧這閨女長得，天仙下凡也不過如此了，阿凜果然有福氣。」這話倒把蘇窈誇得不好意思了。

吳氏是個脾氣溫和的中年女人，常年理佛，長得就是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樣，她笑著附和道：「祖母說的是，小叔身邊一直沒個女人照顧，我也替他著急呢，如今蘇姑娘來了就好，她現在無依無靠的，還是儘早成親，有她照顧小叔的飲食起居，祖母和我也能安心。」

崔老夫人點頭，「妳說得沒錯，我也是這個意思。原先我就催阿凜跟蘇家把婚期定下來，他倒好，推三阻四的，一會兒說要出征，一會兒說要外派，把我的話都當做耳旁風。如今窈窈來了，我心裡的石頭也算落地了。」

蘇窈恍然大悟，原來崔家並未打算悔婚，而是那大石頭當上了侯爺，心氣高了瞧不上她了，哼！她還不想嫁給那塊大石頭呢！

她眼眸微轉，輕歎一聲，「夫人說得沒錯，能嫁給侯爺原本是小女子的榮幸，只是小女子如今身帶重孝，這一身孝服恐怕一時難脫，若是這時操辦婚事，恐怕被人非議，於侯爺的名聲不利。」

吳氏一聽，拍著額頭無奈道：「妳看我這腦子，怎麼就忘了，妳還戴著孝呢。那妳安心住著，若是有什麼需要，儘管跟我和老夫人說便是，這婚事嘛……不急。」想起她父母突然亡故，崔老夫人和吳氏都對她很是憐惜，既然如今投奔侯府，自當好好照顧她，等孝期過了再成婚。

雖然她對於蘇家親戚只是略提了一嘴，可崔老夫人這樣經歷過人情冷暖的，不必問也能猜得出來。

崔老夫人道：「妳且安心住著，這府裡要是誰敢欺負妳，妳就告訴我，就是阿凜也不例外，我一定好好罰他。」

蘇窈不由得笑了，「是，我一定告訴您。」

崔老夫人看到蘇騰可愛，招了招手，「來，那小娃娃，過來讓祖母瞧瞧。」

蘇騰走上前，一點也不怕崔老夫人，好奇的望著她脖子上的星月菩提串，「祖母，這是什麼東西？閃亮亮的。」

崔老夫人瞧著他玉雪可愛，又是個沒爹沒娘的孩子，打心裡疼愛，摘下了脖子上的星月菩提串掛在他的脖子上，笑道：「你喜歡便戴著玩兒，算是祖母給你的見面禮，以後想要什麼就跟祖母說，祖母都買給你，好不好？」

蘇騰開心極了，笑得兩眼彎彎，乖巧的說：「謝謝祖母，阿騰喜歡祖母給的禮物，以後阿騰有錢了也給祖母買禮物。」

崔老夫人又拿出一對碧玉鐲子，送給蘇窈做見面禮。

吳氏笑道：「這小傢伙嘴巴可真甜，比起咱們府裡的孩子，當真是伶俐多了。」

她一拍自己身邊高高壯壯的男孩，教訓道：「你這鋸嘴葫蘆也跟這小弟弟學學，什麼時候說兩句讓祖母開心的話。」

「鋸嘴葫蘆」一聲不吭的撇了撇嘴。

蘇騰卻歪著頭看向那男孩，擺著小手說：「伯母說得不對。」

吳氏一愣，不由得笑問：「怎麼不對？」

蘇騰一本正經的說：「輩分不對，如果姊姊嫁給姊夫，他叫姊姊孀孀，就要叫我舅舅，而不是小弟弟，所以不對。」

「哈哈……」

堂中響起了一陣熱鬧的笑聲。

「小傢伙，還想做舅舅呢！」

「可他說的也很有道理呢！」

「侯爺，老夫人很久沒有笑得這麼開心了。」六安指了指堂內。

此時，崔凜和六安站在玉安堂院子裡，他一早過來給祖母請安，沒想到那丫頭比他還早一步。

他嘲諷的勾了勾唇，她莫非是不死心，想討好祖母，以便以後能長長久久的留在侯府，做安遠侯夫人？

這女子，心機不是一般的深。

他正要轉身離開，想等她離開之後再過來，卻見她牽著幼弟的手從堂中出來。

今日她穿了一件素白繡暗銀花的羅裙，除了一頭如雲烏髮，全身雪白，襯得明眸似水，面似菡萏，彷彿冬日的一枝雪梅。

見女子抬眼看過來，他立即轉開視線，抬腿往正堂而去。

「見過侯爺。」女子低頭斂目向他行了一禮，他微微點頭，她便牽著幼弟飄然而去。

崔凜停住了腳步，回頭一看，院子裡連個人影都沒了。

見過祖母回到書房，他思忖著蘇窈會送來書契，批閱了一會兒公文之後，發現她沒來，不由得放下公文，有些煩躁。這丫頭在搞什麼？說好今日訂書契，她人呢？一會兒他還要去衙門，哪有時間跟她乾耗？

正要讓六安去問問，卻見門口六安帶著一個小丫鬟過來，是蘇窈身邊的綠兒。

「我家姑娘說了，這信要親手交給侯爺，若是侯爺有信回覆，交給奴婢即可。」

崔凜接了信一看，這信還封了火漆，顯得十分隱祕，便猜到裡頭放的是什麼了。

「妳在外頭候著。」他吩咐綠兒。

關了門，他拆開信封，裡頭果然是書契，她借住一年，貸錢給他，每個月一百兩，利息一分。

依舊是娟秀的字跡，一式兩張，條款分明，字字清晰，細則也備注得十分詳盡。末尾有兩人簽章處，蘇窈早已在兩份書契上簽下名字按了手印。

「不愧是商戶女，書契倒是做得像樣。」他感慨了一句，大買賣的合同也不過如此。

他拿出私章蓋在簽章處，目光卻不自覺落在她簽的名字上，這名字不是娟秀的楷書，而是瀟灑肆意的草書。他第一次看到一個女子寫草書，竟然如此蒼勁有力，真是意外。

他將書契的其中一份放在盒子裡收好，將另外一份重新放進了信封中，用火漆封好交給綠兒，隨口問了一句，「妳家姑娘在做什麼？」

綠兒回道：「姑娘不在院中，出去買東西了。」

崔凜心道，這女子出門連個丫鬟都不帶，果然不是個安分的。

蘇窈披著一件深青色斗篷遮住了一身雪白，戴著及肩的白紗帷帽，悄然從侯府小門出來，這會兒已經到了太平錢莊。

蘇窈猜到蘇家人反應沒那麼快，這會兒大概還沒想到她已經住進了安遠侯府。

「我找你們大掌櫃。」時間還早，來錢莊辦事的客人還不算多。

太平錢莊乃是京城最大的錢莊之一，在全國都有分店。放眼全國，除了現金現銀，太平錢莊的銀票就是最強大的漲勢貨幣。

臨街三開間的大鋪面，店鋪之中有十幾個夥計在做事，另有兩三個掌櫃在管事，唯獨大掌櫃不大出面。

夥計聽說她要見大掌櫃，又見她是個年輕女子，不由得笑了，「姑娘說笑了，咱們大掌櫃日理萬機，哪有功夫什麼客人都見，姑娘若是要存取銀子，找小的就行。」

蘇窈淡淡瞥了他一眼，「我是要談大買賣的，若非你家大掌櫃，這買賣接不了。

如果你不想耽擱生意，最好現在就請你們的大掌櫃出來見我。」

夥計聽她口氣這麼大，又如此自信，不禁動搖了，正好大掌櫃就在裡間，便道：

「姑娘請在貴賓廳稍候，小的這就去請示大掌櫃。」

蘇窈抬腿進了側邊的貴賓廳，氣定神閒的坐下。

原主的母親朱氏，其母家也是商賈，聽聞當年嫁妝十分豐厚，若非如此，蘇家二房三房不會追著不放。既然是大買賣，自然要跟大掌櫃談，跟一個小夥計她談得著嗎？

片刻，貴賓廳門口響起了腳步聲，蘇窈抬頭，便看到一個身著褐色錦衣、身形微胖的中年男人，他戴著碧玉扳指，看起來沉穩精明。

「鄙人姓宋，不知道姑娘怎麼稱呼？」宋琦有些好笑，夥計說客人有大買賣，可一個小丫頭片子能有什麼大買賣？這位姑娘大概是沒什麼見識，所以吵著要見他。今天算他心情好，就見見這小丫頭，看她是存是取，頂多不過百兩罷了。

「在下姓蘇。」蘇窈看了一眼貴賓廳的門，見門虛掩著，她謹慎的說：「我與大掌櫃談話，並不想讓他人知道。」

宋琦更覺得有趣，這丫頭裝神弄鬼的，怕不是以為百兩就是巨產吧？想他太平錢莊哪日不流通萬兩白銀？

他搖了搖頭，轉身將門合上，無奈的說：「蘇姑娘，現在可以了吧？妳到底是存是取，不如直說。」

蘇窈摘下帷帽露出真容，宋琦又是一驚。

本以為這丫頭應該至少十八九歲，如今一看不過及笄，他頓時覺得自己被耍了，哪家毛頭小丫頭調皮，跑出來逗人玩呢？

正要質疑，卻見少女拿出一樣東西擱在面前，宋琦一看，臉色都變了，他定睛看

了看少女的臉，神色更加驚訝。

「大掌櫃，你看憑著這枚玉佩，可取多少銀兩？」蘇窈氣定神閒的望著他，看他變了臉色就知道找對地方了。

沒想到，男人突然「撲通」一聲跪在了地上，恭恭敬敬的拱手道：「宋琦見過少東家。」

等等……少東家？

蘇窈下意識站了起來，哪怕之前設想得再多，卻怎麼都沒想到拿著玉佩的是少東家。

這裡可是太平錢莊啊！老天爺！

她腦子裡沒有任何關於太平錢莊的資訊，便沒有說話，打算先聽聽這大掌櫃怎麼說。

宋琦感慨的說：「您可能有所不知，我們太平錢莊跟別家商行不同，見手持這朱雀玉佩者即為東家。東家曾經說過，若是下次她沒來，持著此玉佩過來的便是新一任的東家，小的特意等了好些時候，如今見到您拿著玉佩過來，便知道是新東家了，而且您與前東家長得有幾分相似，小的斗膽揣測，前東家莫非是您的母親？」

蘇窈點頭，「的確是家母。」

宋琦恍然露出一絲笑容，「倒也好。」

蘇窈疑惑，「萬一玉佩丟失呢？」

「玉佩丟失也無妨，東家曾經說過，來者除了手持朱雀玉佩之外，手腕背後必有朱雀紋印。」

蘇窈不由得看了一眼自己右手手腕上的赤色朱雀紋身，她原本以為紋身是本地習俗，沒想到竟然是這種用意。朱氏的心思還真是深沉啊！

「只是……」宋琦看著少女一身的白衣，驚疑不定的問：「前東家莫非是……不在了？」

蘇窈點頭，「是，我母親去世了。」

宋琦頓時如同遭遇晴天霹靂，眼圈瞬間紅了，滿眼淚水滾落下來，向著南面重重磕了三個響頭，「東家，當初若不是您收留，宋琦早已餓死在街頭。如今竟不能給您送行，只能在此給您磕三個響頭，以後宋琦必定全心全意輔佐少東家，將太平錢莊長長久久的做下去！」

蘇窈明白了，朱氏設立太平錢莊是瞞著所有人的，因此並不讓宋琦跟她有過多明面上的聯繫，怕的就是有朝一日碰到像今天這種局面，太平錢莊就是她最大的一張底牌。

宋琦抹了眼淚，站了起來，態度十分恭敬，「東家今日前來辦何事？可要審店契和帳簿？」

蘇窈搖頭，帳簿什麼的不急，來日方長，下次她找個時間過來再看，今天她單純來拿銀子的。

「我要取一千兩銀子，其中九百兩銀票，一百兩現銀，可辦得到？」

宋琦爽朗的回答，「這個不難，東家稍候，小的去去片刻就來。」

待人走了，蘇窈扶著椅子坐下，雙腿還有些發軟。她狠狠掐了掐自己的胳膊，疼啊！是真的，這一切都是真的！她心中頓時狂喜。

她這是撿了個金庫，一夜暴富嗎？太平錢莊全國多少分號，賺銀子的能力驚人，以後都不用愁沒錢花了！

朱氏留給她的不是一份嫁妝，而是一座金山啊！

想起蘇家那些人，她的眼底劃過一絲寒意，蘇家那些壞東西，且等著我來收拾你們，我蘇窈從來都是睚眦必報的性子！

不一會兒，宋琦抱著一個盒子回來了，「按照東家的吩咐，東西都在裡頭了。」

蘇窈打開盒子看，裡頭是一疊銀票外加十個銀餅，每塊銀餅都是十兩。

宋琦又雙手送上一塊嵌著墨玉徽章的木牌，「東家，這是我們太平錢莊的取銀憑證牌，有這塊牌子，無論在哪家分號都可以隨意取銀。」

蘇窈驚喜的拿過墨玉牌，上面的墨玉雕刻成太平錢莊徽章的樣子，又刻著一些奇特的紋路，反射出奇異的光澤。如果她沒猜錯，這光澤應該是一種防偽標識。

這不就是古代版的黑卡嗎？

「有上限嗎？」

宋琦恭敬的答道：「每次取銀上限為一萬兩銀子，隔日還可以再取。」

蘇窈欣喜極了，夠了夠了，絕對夠用！

她笑咪咪的點了點頭，貼身收好了墨玉牌，要了一塊包袱布將盒子裝起來背在身上。

「小的已經備了錢莊的馬車，送您回府？」

「好，過幾日我會再來。」說罷，蘇窈戴上帷帽背著包袱快步離去。

看著她的背影，宋琦不由得感慨，這少女行事的俐落爽快跟前東家可真像啊！

蘇窈提前一條街下了馬車，用走的回侯府。

她跟朱氏一樣要把太平錢莊當做自己的底牌，絕不會輕易讓人知道兩者關係。當然，錢莊之中除了宋琦，她會在適合的時機安排信任的人進去，保證一切瞭若指掌。

蘇家東院，丫鬟奴才戰戰兢兢跪了一院子。

此時蘇家的兩對主子齊聚一堂。

二老爺蘇亭東略高瘦些，一雙細長眼睛帶著幾分狡黠，身著一件墨藍色錦袍。三老爺蘇斌長得圓胖，卻喜歡穿顏色鮮亮的衣服，看著一副笑呵呵的樣子，實則是個笑面虎。

「都是些沒用的東西！」蘇亭東恨恨的罵道：「連個人都看不住！看不住不說，現在連找都找不到，我養你們這些沒用的東西有什麼用！」

陳氏緊緊蹙眉，心裡老大不高興，老爺這話分明是指桑罵槐，罵的是下人，實則是在罵自己沒用。

一旁三房的夫婦都面帶冷笑。

「二哥，誰知道到底是人丟了還是被你們藏起來了，莫不是怕我們平分了大嫂的嫁妝，這才演這齣戲給我們看？」蘇斌陰陽怪氣的說。

陳氏惱了，「你這話說的，這一屋子人就你心思最多，你沒瞧你二哥急得嘴巴上都起燎泡了，還在這兒說風涼話呢，你有本事，你倒是把人找出來啊！」

「嘖嘖，人是妳放走的，我難道去天上找不成？」蘇斌明顯不信是那兩孩子自己跑掉的。

陳氏懶得跟這個蠢貨說話，狠狠白了他一眼，沒再說話。

許氏眼珠子一轉，「二嫂不是說那日蘇竊給侯府寫了信嗎，難不成投奔侯府去了？」

蘇斌嗤之以鼻，「就蘇竊那膽子敢去安遠侯府？給她八個膽子她都不敢去！」

陳氏卻被提了醒，兩個孩子加一個小丫鬟應該走不遠，可是他們動用了所有力量找遍了京城都找不到人，難道真的去了侯府？

蘇亭東也心中一動，吩咐道：「不管有沒有去安遠侯府，總得派人去打聽一下，如果真去了——」

「真去了，難道你還敢找安遠侯要人不成？」蘇斌不以為然。

蘇亭東有些遲疑，安遠侯府絕不是好惹的人家。

陳氏冷笑一聲，理直氣壯的道：「人自然是要要的！她一個雲英未嫁的女孩子住在未來夫家像什麼話！於情於理蘇竊都是我們蘇家的人，咱們去要自己家的人又如何？」

第三章 哪來的女騙子

安遠侯府，幾個丫鬟湊在一起議論紛紛。

「聽說凝香院在招丫鬟啦！」

「她一個初來乍到的小丫頭，不老實待在自己的院子裡，招什麼丫鬟？這不是胡鬧嗎？」

「據說還要招幾個護衛呢！」

「都沒有跟侯爺成婚，也不是什麼正經主子，一個商戶女子，才來就這麼咋咋呼呼的，說不準沒過幾天就被侯爺趕出門了，那地方誰愛去誰去！」一個容貌嬌俏的綠衣丫鬟臉上浮現鄙薄的笑容。

旁邊的紅衣丫鬟珊瑚道：「琥珀妳有所不知，這事兒蘇姑娘已經請示過大夫人了，大夫人說讓她自己挑呢。據說啊，凝香院招人，月錢雖然一樣，可只要進去就有五兩銀子的賞錢呢！」

現在的小丫鬟月錢不過五百文，五兩銀子是接近一年的收入，誰能不動心？

「這麼大方嗎？才進去就有五兩銀子的賞錢，以後是不是賞錢更多？」

珊瑚點頭，「自然是的，現在除了老夫人和大夫人院子裡執事的，好些人都過去了。」

「那還不趕緊的！對了，我還要跟我大哥說趕緊過去選護衛。」

「誒，妳們還真信啊？一人五兩，七八個人不是要四五十兩，她拿得出——」琥珀大聲嚷道。

她話都還沒說完，丫鬟們全都奔著凝香院去了，氣得琥珀咬著牙狠狠跺了跺腳。

她也要去看看凝香院那兒到底在搞什麼鬼！

凝香院門口已經挨挨擠擠的站了四五個小丫鬟，探頭探腦的往裡頭看。

「來，讓讓！」一個胖胖的女人左手拎著一條臘雞，右手拎著一條臘肉往裡走。

琥珀瞧著眼生，質問道：「妳是哪裡來的，怎麼進到我們侯府來的？」

那女人笑道：「小丫頭妳自然不認得我，我是御香樓的廚娘，從今兒起就在這凝香院做廚娘了，以後多多關照啊！」

小丫鬟們面面相覷，都驚呆了。

「老天爺，御香樓的廚娘？那可是京城的大酒樓，請了這位廚娘過來專門做菜，這得花多少銀子！」

珊瑚歡喜道：「要是我進了凝香院，是不是也可以吃上御香樓廚娘做的菜啦？」

「那是一定的！」

小丫鬟們好心動。最近一年侯府的飯菜比從前清淡太多，青菜居多不說，就連肉也沒有從前捨得放了，一盆葷菜裡就放那幾塊肉，人一多都不夠搶的。

看到方才的臘雞和臘肉，珊瑚都開始淌口水了。她握緊了拳頭，信誓旦旦的對自己說：「我一定要進凝香院！」

琥珀心中驚詫，這商戶女子竟然如此有錢？

院中大槐樹下，蘇窈穿著一襲素白錦衣，隨意以白玉簪挽著烏黑的長髮，坐在石桌前，一隻手支著下巴，打量著面前站著的丫鬟。

蘇騰和綠兒站在一旁也在幫著她看。

剛請的廚娘林嬸已經忙碌起來，廚房裡時不時傳出一陣誘人的香氣。

小丫鬟們都很興奮，眼神裡充滿了期待，出手大方的賞銀和御香樓的廚娘讓人鬥志昂揚。

蘇窈需要大丫鬟兩個、粗使丫鬟兩個、護衛四個，來應選的人數已經超出她的預計。她本來跟吳氏說自己出錢請人，但吳氏堅持月錢還是侯府出，人她自己挑。她不好駁了吳氏的好意，便拋出賞金的消息。

侯府的丫鬟眼界高，她商戶出身又初來乍到的，丫鬟們表面上尊敬，私底下還不知道怎麼議論呢。如今她正是用人之際，與其隨便找幾個愚笨不服管的丫鬟過來，不如以賞金激勵，挑幾個能幹忠心的，若用得順手了，以後贖出去帶在身邊也能做個幫手。

挑丫鬟，除了能幹、聽話、忠心，合眼緣也很重要。

粗使丫鬟和護衛已經挑好了，挑了一個大丫鬟翡翠，性格聰慧持重，蘇窈比較滿意，現在還剩一個名額。

眼前站著兩個丫鬟，都十四五歲的樣子，正是琥珀和珊瑚。

蘇窈的目光落在琥珀的臉上，跟別的丫鬟不一樣，這丫鬟的眼裡似乎帶著疏離和防備，給她的感覺不好。

「妳既然不想做我的丫鬟，何必來應選？」

「我、我沒有……」琥珀吞吞吐吐的回答，「蘇姑娘……怎麼空口白話冤枉人呢？」

她完全沒想到對方年齡雖然不大，但眼光卻毒。

蘇窈不跟她囉嗦，只淡淡說：「我這裡雖然缺人，卻也不是誰都能進來的，若是進來，便得心甘情願，安分守己，若是只奔著錢，卻不甘願，這樣的人哪怕能幹我也不要。」

她指了指旁邊圓臉兒的珊瑚，「妳，留下來吧。」這丫頭看著親切喜氣，模樣也伶俐，應該是個能用的。

「太好啦！」珊瑚歡呼一聲，開心得跳了起來，「蘇姑娘請放心，以後奴婢一定盡心盡力照顧您和公子。」

蘇窈微微一笑，點了點頭。

琥珀咬了咬牙，垮著臉走了出去。她其實不是真要去當凝香院的丫鬟，只是想探探這女子的底細，若是瞧出個紕漏，便去跟侯爺打報告。

她自恃有幾分姿色，不甘心服侍崔老夫人和大夫人，一門心思只想留在侯爺身邊伺候，奈何侯爺是軍戶出身，平時凡事親力親為，她一直沒等到機會。

但她執著的認為，像侯爺這樣身分的人，年紀已到了，必定需要一個通房丫鬟的，只要她多在侯爺跟前露臉，等他要找通房的時候自然會想到自己。

而探聽凝香院的底細也是她想出來的進階之梯，奈何還沒踏上梯子就被蘇窈一腳給踹了下來，氣得她連晚飯都沒吃。

關上了門，望著院中剛招的下人，蘇窈將手中的錦袋交給綠兒，「發下去。」那錦袋鼓鼓囊囊的，眾人都瞪大眼睛看著。

只見綠兒打開了錦袋，拿出一個個銀錠子分發給眾人，每個銀錠子都是五兩。

眾人大喜，果然跟說的一樣，才進來就有五兩銀子可以拿，這裡可真是個好地方！

蘇窈望著眾人，臉色沉靜的朗聲道：「這五兩銀子是給各位的安心費。我對各位沒有別的要求，只要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事，不鬧什麼幺蛾子，自然按時發月錢，年節都有賞，做得好了也有賞。可若是不老實，做些不好的事，我若知道，二話不說直接請出去，絕不寬恕。」

眾人看著她，雖然年紀小，做事卻有板有眼，很有氣度，不由得信服，紛紛拱手道：「姑娘放心，我等必定盡忠職守，好好辦差。」

晚上，崔凜從巡防營衙門回來，六安立即向他稟告這件事。

他蹙眉，這丫頭果然能折騰，「大嫂就這麼任由著她胡鬧？」

六安笑道：「大夫人跟麵團似的性子，哪裡會管什麼。聽說蘇姑娘特地請了御香樓的廚娘在凝香院的小廚房做飯，今兒特意做了幾樣可口的飯菜送到老夫人和大夫人那邊去了。」

崔凜沉吟，這個丫頭倒是會討好人。

這時外面響起一道清脆的聲音——

「我家姑娘讓奴婢給侯爺送湯過來。」

崔凜挑眉，居然獻殷勤獻到他面前來了，他從來不吃這一套！

可六安的手腳快，已經接了湯端進來，打開蓋子，頓時一股誘人的香味撲面而來……

御香樓廚娘做的湯品果然不同凡響，勾得人饞蟲蠢蠢欲動。

六安驚歎道：「這可是佛跳牆啊，食材都不便宜。」

崔凜發現食盒裡還有一個錦袋，打開一看竟然是一張五十兩的銀票。

她說在這裡暫住一年，租金算五十兩，這大概就是她說的租金了。

「一身銅臭。」崔凜有些不悅的將銀票丟給六安，「還給那丫頭，我安遠侯府還不缺她這點租金。」

六安的眼睛卻盯著湯，「侯爺，這湯很香，您不喝嗎？」

崔凜頭也不回的跨出書房，「賞你了。」

六安大喜，最近府裡伙食太素，他嘴裡都淡出鳥啦！還得是蘇姑娘啊，他才喝得上這一盅佛跳牆。

第二天一早，蘇窈就收到被退回來的五十兩銀票，意料之中，崔凜死要面子，肯定不會收這錢。

「不收就不收，銀子誰不愛，我自己收了。」她看了六安一眼，愉快的將錢放進了錢袋裡。

六安站在院子門口探頭往裡頭一看，頓時驚呆了。

「老天爺，這裡還是凝香院嗎？」

原本一個空蕩蕩的院子，才一兩日的功夫就換了樣子，花團錦簇，都是新栽的盆花，各色菊花競相盛放，空氣中瀰漫著沁人心脾的芬芳。

放眼望去無處不精緻，無處不舒適，真是改頭換面了。六安心中暗歎，這姑娘可真捨得花錢。

蘇窈摘了一簇粉色的菊花插在房裡的琉璃瓶中，她的房間也已煥然一新，床上掛著錦帳，床上鋪著絲綢被枕，地上鋪著軟毯，靠牆的那一邊有個大書架，擺著各樣書籍和文房四寶。隔壁蘇騰和綠兒的房間也佈置得一樣舒適。

她既然有錢，便不願意將就，住的吃的用的以舒適為準，絕不會讓跟著自己的蘇騰和綠兒受苦。不過她也不會過度招搖，關起門自己舒服，倒也不會引人詬病。

昨兒她重金招人，現在院子打掃得一塵不染，丫鬟們盡心盡責，武藝高強的護衛兢兢業業守著院子口，廚房裡正散發著誘人的香氣。這日子過得比在蘇家時安心多了。

蘇騰要上學了，她得給他尋個像樣的先生，為著這事兒，她得跟吳氏商議一番。

崔子安是侯爺親自教的武藝，聽說哪怕侯爺再忙，每日都會抽出一個時辰教他習武。至於教書的西席，據說已經被崔子安氣走了，吳氏也在到處找人打聽適合的人選。

這時，翡翠匆匆忙忙的過來稟告，「姑娘，門房來報，有位姓陳的夫人要見您。」

蘇窈挑眉，是二嬸嗎？蘇家果然找到這裡來了。

她將眉眼一橫，吩咐道：「讓幾個護衛跟著我一起出去。」

蘇家的馬車停在安遠侯府門前，陳氏立在大門前，身後擁簇著幾個人高馬大的粗壯婆子。

她抬頭望著四個鎏金大字「安遠侯府」，心裡納悶，這丫頭到底是用了什麼手段住進侯府的？

起初打聽到消息的時候她還不信，可打聽的人親眼看到蘇窈和綠兒從侯府出來，這讓她不能不信。

莫非這臭丫頭利用自己的美色勾引了安遠侯？丟人的丫頭！當不上侯爺夫人，想賴在這裡做個妾室不成？

陳氏的表情越發鄙夷，一會兒等蘇窈出來，她就直接把人拉走，若是不從，再嚇唬幾句。既是蘇家的人，自然得跟她回蘇家，諒侯爺也不會跟她們這些婦人計較。小門打開，蘇窈從裡面出來了，陳氏倏然抬頭，第一眼便看到她身後四名高大威猛的帶刀護衛，一個個身強力壯，肌肉適勁有力，那斜挎在腰上的寶刀在陽光中散發著刺眼的銀光。

蘇窈每走一步，四個護衛便緊隨其後，虎視眈眈的注視著每一個人。她身邊除了綠兒，還跟著兩個體面的錦衣丫鬟。

陳氏驚呆了，這架勢不像是來打秋風的商戶女子，倒像是侯府的當家主母。

粗壯婆子們被帶刀護衛嚇退，都躲到了陳氏的身後。

真沒出息！陳氏恨恨的在心裡罵了一句，還沒出手呢，氣勢就先輸了。

她不帶男人過來，是怕侯府以為自己是來惹事的，帶了這些婆子，本打算連拉帶唬把人帶走，誰想到蘇窈竟然整了這麼一齣，她們根本近不得身，她們一靠近，護衛便握緊了刀柄，唬得婆子們動都不敢動。

「窈兒，二孀來看妳了，怎麼，不請二孀進去坐坐？」陳氏勉強擠出笑容。

蘇窈毫不客氣的說：「想上安遠侯府做客，二孀怎麼不看看自己夠不夠格？沒有帖子，便是王公貴胄都進不來，二孀是覺得自己的身分比他們還高？」

陳氏頓時臉色發白，撇了撇嘴，說：「哟，大姑娘如今出息了，連二孀都不放在眼裡了。妳二孀我是商戶出身，在侯爺面前自然上不了檯面，只是妳怎麼不想想妳自己是個什麼出身？妳覺得自己配嗎？哪怕妳今日賴在這裡，來日真的可以坐上正室之位嗎？」

蘇窈冰冷勾唇，陳氏殺人誅心啊。

「不管配與不配，我已經住在侯府了，至於來日我會是什麼身分，您連明日吃什麼都不能預知，又怎知以後？我勸二孀將心好好收一收，與其管別人的閒事，不如好好想想怎麼保住自己偷來的財產吧。」

「妳……豈有此理！」陳氏惱羞成怒，一甩帕子指著她的鼻子，「蘇窈，妳個臭丫頭，真是尊卑不分，壓根沒將我這個長輩放在眼裡！妳以未嫁之身住進侯府，丟盡了我們蘇家的臉，居然還有臉在這裡得意洋洋？女子以名聲為大，這名聲傳出去，妳真當以為妳不會被唾沫星子淹死嗎？」

蘇窈嗤笑，「二孀，自打您搶光了我大房的財產，您女兒推我落水，蘇家於我而言跟狼窩虎穴有什麼區別？也虧得您有臉來找我回去，圖的不就是我娘的嫁妝？」

我倒是要問問您，對女子而言，性命和名聲哪個更重要？」

面對蘇窈的厲聲反駁，陳氏的臉白了又紅，紅了又青，氣得十指緊攥、渾身打顫。

「妳、妳……妳這個忤逆的混帳……」

幾個婆子眼見著事情要不成，她們的賞金就要飛了，忙過來打圓場。

「大姑娘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，想必您對二夫人有諸多誤會。您就聽二夫人一句，女子名聲要緊，不然一步錯步步錯，以後怕是萬劫不復啊。」

「可不是，女子的名聲丟了，以後可如何嫁人呢？即便侯爺本人不在意，侯爺這樣的門庭能不在意嗎？」

「就是，您現在住在這裡名不正言不順，還是隨我們回去吧！」

蘇窈冷笑，說來說去都是那些廢話，她若是真在乎什麼狗屁名聲就不會在這兒了。

「各位說完了？好走不送！」蘇窈拂袖轉身就走，懶得跟她們囉嗦。

「等等！」陳氏急得上前一步拉她的袖子，不料旁邊的護衛反應極快，一腳把她踹翻在地。

蘇窈回頭看到她像隻王八似的四腳朝天，不由得笑出聲。

不料，陳氏坐在地上不起來了，看到有路人看過來便捶胸頓足大哭大鬧。

「大家快來看啊！這天殺的不孝女欺負長輩啦！她父母屍骨未寒，就半夜淫奔到男人家裡，我作為長輩好心好意勸她回家，她還不領情，大夥兒來評評理啊，天底下哪有這樣的事情！有如此孽女，讓我們蘇家在京城如何抬得起頭來啊！」

這一吵鬧，路人立即圍了過來對著蘇窈指指點點。蘇家出事，京城的人多少聽說一點，聽到這些話都議論起來。

「真的假的？」

「聽說蘇家的確剛剛辦了喪事，蘇家大房出了那樣的意外，沒想到大房的女兒竟然做出這種事啊！」

「可不是，也太不知廉恥了！」

陳氏眼底劃過一絲得意之色，她蘇窈不是不怕人說嗎？現在千夫所指的滋味可好受？

蘇窈唇角浮起一絲冷笑，陳氏老奸巨猾，手段真是層出不窮，身為富家夫人，連潑婦罵街這種下三濫的手段都使出來了。

「各位！」她朗聲對眾人道：「不要聽這女子胡說八道！」

眾人疑惑的看向她。

婆子們紛紛開口替陳氏幫腔。

「妳孝期未滿，住在男家是實；長輩來接妳，妳還欺負她，我們眼睛都看著呢，妳敢說她在胡說八道？」

「可不是，本朝孝道為大，如何就胡說八道了？」

「妳要是真的重名節孝道，現在就該跟我們回蘇家！」

聽著這些話，綠兒也心急如焚，蘇家是富商，在京城也算有點臉面，這事兒若是傳得沸沸揚揚，對姑娘的名聲可不好啊，重點是叫大家對姑娘生出誤會，真的以為她是忤逆不孝的人就太冤枉啦，可這麼多人指著姑娘說，她嘴笨幫不上忙啊！

蘇窈心中冷笑，看著這一張張利嘴，所謂三人成虎，賊喊捉賊，想混淆視聽顛倒黑白？難道她不會嗎？

她朗聲對眾人說：「各位莫要聽這些人胡說八道，大家有所不知，侯府老夫人身體不適，因此讓我來陪住一段日子，長者命不敢違，並非如這人所說的這般不堪。」眾人一聽，雖然半信半疑，但也有些開始動搖了。

「如果是這樣，那也不算太離譜。」

「是啊，長輩的要求的確不好推辭。」

「這樣就不算淫奔了，那名聲可不好聽。」

蘇窈冷冷的盯著陳氏，「各位，眼前這位大嬸分明就是一個騙子，你們不要被騙子的花言巧語給騙了！」

「什麼？騙子？」眾人譁然，瞪大眼睛看向陳氏。蘇家女人一般在內宅活動，真正認識陳氏的本就沒幾個人，這些路人自然也不認識。

蘇窈涼涼道：「此人只有三分像我二嬸，還有七分不像，冒充我二嬸前來，還對我造謠誹謗，甚至抹黑侯爺名聲，莫不是想坑蒙拐騙安遠侯府？」

陳氏氣得臉皮漲成了紫紅色，「好妳個蘇窈！我是妳正正經經的二嬸，妳哪隻眼睛瞎了，竟認不出我來了！」

綠兒也驚愕極了，這不是二夫人嗎，怎麼還成了假的？

蘇窈指著陳氏的鼻子道：「我二嬸雖然出身商賈，卻是個識文斷字、通情達理的女子，當初她幫忙管理蘇家事務待人接物，那是條理分明一點不錯。」

陳氏眯起了眼睛，這臭丫頭葫蘆裡賣的什麼藥，怎麼還誇起她來了？

「妳若真是我二嬸，又怎會不明白，身為庶民，在安遠侯府門前撒潑鬧事、尋釁滋事，甚至抹黑安遠侯威名，輕則杖三百，重則發配邊疆，我二嬸那般聰明的人又怎會做這種蠢事？妳說，妳究竟是哪裡來的江湖騙子，竟敢青天白日招搖撞騙！」

輕則杖三百，重則發配邊疆！

這幾個字如同黃鐘大呂在眾人耳邊敲響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

看熱鬧的路人抬眼一看，泛著金光的「安遠侯府」四個字，嚇得魂飛魄散，眨眼跑光。他們不過是升斗小民，哪有膽子敢對安遠侯說三道四指手畫腳，又不是活得不耐煩了。

陳氏臉色瞬間煞白，嘴唇翕動，「妳……妳嚇唬我……」

蘇窈勾唇，「妳覺得我嚇唬妳？妳自問有沒有在侯府門前大吵大鬧？有沒有抹黑侯爺名聲？有沒有對侯爺的未婚妻造謠誹謗？妳可想過這些難聽的話如果傳到侯爺耳朵裡是什麼下場？」

「這……」陳氏的額頭上全都是汗，不住的吞嚥口水。

她身後幾個粗壯婆子都不見了人影，早躲得遠遠的了。

蘇窈冰冷喝道：「來人，將這鬧事的騙子抓起來，先帶去院中打一百杖，看她說不說實話！」

「我不是騙子，我不是……」眼看著護衛真的過來，陳氏連滾帶爬的想逃走，哪

知道腳底一滑摔得鼻青臉腫一臉泥，惹來丫鬟們一陣大笑。

陳氏費勁的爬起來一溜煙的鑽進了馬車裡，催促車夫趕車，瞬間消失在街角，幾個婆子急忙小跑跟在後頭。

蘇窈勾了勾唇，今天算妳跑得快！

綠兒歡喜的豎起了大拇指，「姑娘好厲害，今日趕蒼蠅趕得可真痛快！」

蘇窈微微笑了笑，「回院，吃飯去，林嬸的菜應該做好了。」

待他們離開後，假山後頭轉出兩個人來，他們將方才侯府門外發生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。

「好一齣大戲啊！」男人俊美的臉上浮起一絲嘲諷的冷意，「長者命不可違？這丫頭說起謊來真是一套一套的。」

六安道：「侯爺，方才那女子難道真是騙子？」

崔凜看傻子般看他，「蠢！哪個騙子膽大包天敢到侯府招搖撞騙，那確實是她的嬸子。這丫頭顛倒是非黑白的本事倒是不小。」

六安撓撓頭，嘿嘿一笑，「可小的瞧著怎麼就這麼痛快呢，蘇姑娘好口才好手段啊！」

崔凜嗤道：「狐假虎威罷了，不過……」他話鋒一轉，「蘇家這些親戚確實欠收拾。」

凝香院中，蘇窈剛吃過飯，卻見旁邊坐著個白白嫩嫩的小豆丁，在棋盤邊撐著下巴，手裡敲著棋子發呆。

「阿謄，怎麼了？一點年紀還有心事不成？」

蘇謄嘟起嘴巴，「姊姊，我想娘親、想爹爹了，妳說他們在天上，可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去天上見他們呢？難道他們不想我們，不抽個空下來看我們嗎？」

蘇窈有些無奈，「他們很忙，等以後你老了就可以上天去和他們團聚了。」

蘇謄撇嘴，扔出了手中的白玉棋子，「還要我老，我才這麼小，等我長出白鬍子那要好久啊！我現在想去拜拜娘親和爹爹，跟他們說說話。」

綠兒擔憂的說：「姑娘，說起來老爺和夫人的牌位在蘇家祠堂啊，按道理咱們七七祭要給老爺夫人上香的，不能不去啊！」

蘇窈蹙眉，按照這邊的習俗，七七祭要上香、拜祭，如果不去就是不孝。她對蘇氏夫婦沒什麼感情，但蘇謄對爹娘依戀深，想拜祭父母，跟父母說說話。

他們是從蘇府偷跑出來的，帶不走蘇氏夫婦的牌位，如今既然在侯府安頓下來，再收拾一個小房間專門供奉牌位不是難事。

「七七祭，姊姊帶你一起去蘇家把爹娘的牌位請回來，到時候你就可以日日跟他們說話了。」她輕輕撫了撫蘇謄的頭頂，他是她這世界上唯一的親人，他的願望她又怎能不替他實現？